

醫學源流論

下

64  
1185  
3



49  
1185  
3



醫學源流論下卷目錄

治法

司天運氣論

醫道通治道論

五方異治論

病隨時運論

針灸失傳論

水病針法論

出奇制病論

治病緩急論

治病分合論

發汗不用燥藥論

病不可輕汗論

傷風難治論

攻補寒熱同用論

臨病人問所便論

醫學源流論

目錄



大茶庵

治病不必顧忌論

病深非淺藥能治論

愈病有日期論

治病必考其驗否論

防微論

知病必先知症論

補藥可通融論

輕藥愈病論

腹內癰論

圍藥論

書論 附科

難經論

傷寒論論

金匱論

脈經論

千金外臺論

活人書論



太素脈論

婦科論

痘科論 附種痘說

幼科論

瘍科論

祝由科論

獸醫論

古今

四大家論

醫家論

醫學淵源論

考試醫學論

醫非人人可學論

名醫不可為論

邪說陷溺論

涉獵醫書誤人論

醫學源流論

目錄

二



司天運氣者。以爲何氣司天。則是年民當何病。假如厥陰司天。風氣主之。則是年之病。皆當作風治。此等議論。所謂耳食也。蓋司天運氣之說。黃帝不過言天人相應之理如此。其應驗先候于脉。凡遇少陰司天。則兩手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若在泉。則尺脉不應。亦如之。若脉不當其位。則病相反者死。此診脉之一法也。至于病。則必觀是年歲氣。勝與不勝。如厥陰司天。風淫所勝。民病心痛脇滿等症。倘是年風淫雖勝。而民另生他病。則不得亦指爲風淫之病也。若是年風淫不勝。則

又不當從風治矣。經又云。相火之下。水氣乘之。水位之下。火氣承之。五氣之勝皆然。此乃亢則害。承乃制之理。即使果勝。亦有相尅者乘之。更與司天之氣相反矣。又云。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則歲半以前屬司天。歲半以後又屬在泉。其中又有勝不勝之殊。其病更無定矣。又云。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謂之左間右間。六氣皆有左右間。每間主六十日。是一歲之中。復有六氣循環作主矣。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歲會三合之不齊。太過不

及之異氣。欲辨明分晰。終年不能盡其蘊。當時聖人不過言天地之氣運行旋轉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則豈能一與之盡合。一歲之中不許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內經治歲氣勝復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總之見病治病。如風淫于內。則治以辛涼。六氣皆有簡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無問其數。以平爲期。何等劃一。凡運氣之道。言其深者。聖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實用。則平正通達。人人易曉。但不若今之醫者。所云何氣司天。則生何病。正與內經圓機活法相背耳。

醫道通治道論

治身猶治天下也。天下之亂。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由乎天者。如夏商水旱之災是也。由乎人者。如歷代季世之變是也。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後天者。由乎先天者。其人生而虛弱柔脆是也。由乎後天者。六淫之害。七情之感是也。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養。與服大藥不能免於夭折。猶之天生之亂。非大聖大賢不能平也。後天之病。乃風寒暑濕燥火之疾。所謂外患也。喜怒憂思悲驚恐之害。所謂內憂也。治外患者。以攻勝。四郊不靖。而選將出師。

速驅除之可也。臨辟雍而講禮樂。則敵在門矣。故邪氣未盡而輕用補者。使邪氣內入而亡。治內傷者。以養勝。綱紀不正而崇儒講道。徐化導之可也。若任刑罰而嚴誅戮。則禍益深矣。故正氣不足而輕用攻者。使其正氣消盡而亡。然而大盛之世。不無玩民。故刑罰不廢。則補中之攻也。然使以小寇而遽起戎兵。是擾民矣。故補中之攻。不可過也。征誅之年。亦修內政。故教養不弛。則攻中之補也。然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則養寇矣。故攻中之補。不可誤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爲之。則事不墮。天下小事。以一人從容處

之。則事不擾。患大病以大藥制之。則病氣無餘。患小病以小方處之。則正氣不傷。然而施治有時。先後有序。大小有方。輕重有度。疎密有數。純而不襍。整而不亂。所用之藥。各得其性。則器使之道。所處之方。各得其理。則調度之法。能卽小以喻大。誰謂良醫之法。不可通於良相也。





卽一縣之中風氣亦有迥殊者。并有所產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極效之方。皆宜詳審。訪察若恃己之能。執己之見。治竟無功。反爲土人所笑矣。

湖州長興縣有合溪。小兒飲此水。則腹中生痞。土人治法。用線掛頸。以兩頭按乳頭上。剪斷。卽將此線掛轉。將兩頭向背脊上一併拽齊。線頭盡處。將墨點記脊上。用艾炙之。或三壯。或七壯。卽消。永不再發。服藥無效。

正六異論

病隨國運論

天地之氣運。數百年一更易。而國家之氣運。亦應之。上古無論卽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弛。張潔古。李東垣輩。立方皆以補中宮。健脾胃。用剛燥扶陽之藥。爲主。局方亦然。至於明季。主暗臣專。膏澤不下於民。故丹溪以下諸醫。皆以補陰益下爲主。至我

本朝。運當極隆之會。

聖聖相承。大權獨攬。朝綱整肅。惠澤旁流。此陽盛于上之明徵也。又冠飾朱纓。口燔烟草。五行惟火獨旺。故其爲病。

皆屬盛陽。上越之症。數十年前。雲間老醫。知此義者。往往專以芩連知柏。挽回誤投。溫補之人。應手竒效。此寔與運氣相符。近人不知此理。非惟不能隨症施治。并執寧過溫熱。毋過寒冷之說。偏於溫熱。又多矯枉過正之論。如中暑一症。或有伏陰在內者。當用大順散理中湯。此乃千中之一。今則不論何人。凡屬中暑。皆用理中等湯。我目覩七竅皆裂而死者。不可勝數。至于託言祖述東垣。用蒼朮等燥藥者。舉國皆然。此等惡習。皆由不知天時國運之理。誤引舊說以害人也。故古人云。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爲醫。

針灸失傳論

靈素兩經。其詳論藏府經穴疾病等說。爲針法言者。十之七八。爲方藥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針法。如此。然針道難而方藥易。病者亦樂于服藥。而苦于針。所以後世方藥盛行。而針法不講。今之爲針者。其顯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尙不與焉。兩經所言十二經之出入起止。淺深左右。交錯不齊。其穴隨經上下。亦參差無定。今人祇執同身寸。依左右一直豎量。並不依經曲折。則經非經。而穴非穴。此一失也。兩經治病。云某病取其穴者固多。其餘則指經而不指

醫學源流論 卷下 七  
穴如靈終始篇云。人迎一盛。寫足少陽。補足太陰。厥病篇云。厥頭痛。或取足陽明太陰。或取手少陽足少陰。耳聾。取手陽明。嗑乾。取足少陰。皆不言某穴。其中又有瀉子補母等義。今則每病指定幾穴。此二失也。兩經論治井營輸經合。最重冬刺井。春刺營。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凡只言某經而不言某穴者。大都皆指井營五者爲言。今則皆不講矣。此三失也。補瀉之法。內經云。吸則內針。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針。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針。呼盡乃去。大氣皆出。爲瀉。呼盡內針。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候

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爲補。又必迎其經氣。疾內而徐出。不按其痛。爲瀉。隨其經氣。徐內而疾出。卽按其痛。爲補。其法多端。今則轉針之時。以大指推出爲瀉。搓入爲補。此四失也。納針之後。必候其氣刺實者。陰氣隆。至乃去針。刺虛者。陽氣隆。至乃出針。氣不至。無問其數。氣至卽去之。勿復針。難經云。先以左手歛按所針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來如動脈之狀。順而刺之。得氣因而推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今則時時轉動。俟針下寬轉而後出針。不問氣之至與不至。

此五失也。凡針之深淺。隨時不同。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肌肉。冬氣在筋骨。故春夏刺淺。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則不論四時。分寸各有定數。此六失也。古之用針。凡瘡疾傷寒寒熱咳嗽一切藏府七竅等病。無所不治。今則止治經脈形體痿痺屈伸等病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靈樞血絡論言之最詳。而頭痛腰痛尤必大寫其血。凡血絡有邪者。必盡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變色。見赤血而止。否則病不除而反有害。今人則偶爾見血。病者醫者已惶恐失據。病何由除此八失也。內經刺法有九。

變十二節。九變者。輸刺、遠道刺、經刺、絡刺、分刺、大寫刺、毛刺、巨刺、燔刺。十二節者。偶刺、報刺、恢刺、齊刺、揚刺、直針刺、輸刺、短刺、浮刺、陰刺、傍刺、贊刺。以上二十一法。視病所宜。不可更易。一法不備。則一病不愈。今則祇直刺一法。此九失也。古之針制。有九。鑿針、員針、鍤針、鏃針、鈹針、員利針、毫針、長針、大針。亦隨病所宜而用。一失其制。則病不應。今則大者如員針。小者如毫針而已。豈能治痼疾暴氣。此十失也。其大端之失已如此。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專一手法。精嚴。經云。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刺之無殆。又云。

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衆物。又云。伏如橫弩。起如發機。其專精敏妙如此。今之醫者。隨手下針。漫不經意。即使針法如古。志不凝而機不達。猶恐無效。况乎全與古法相背乎。其外更有先後之序。迎隨之異。貴賤之殊。勞逸之分。肥瘦之度。多少之數。更僕難窮。果能潛心體察。以合聖度。必有神功。其如人之畏難就易。盡違古法。所以世之視針甚輕。而其術亦不甚行也。若灸之一法。則較之針所治之病。不過十之一二。知針之理。則灸又易易耳。

水病針法論

凡刺之法。不過補瀉經絡。祛邪納氣而已。其取穴甚少。惟水病風疥。膚脹。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膚之血盡取之。何也。蓋水旺必尅脾土。脾土衰。則徧身皮肉皆腫。不特一經之中有水氣矣。若僅刺一經。則一經所過之地。水自漸消。而他經之水不消。則四面會聚。并一經已瀉之水。亦仍滿矣。故必周身腫滿之處。皆刺而瀉之。然後其水不復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客也。此與大禹治洪水之法同。蓋洪水泛濫。必有江淮河濟。各引其所近之衆

醫學源流論  
卷下  
流以入海。必不能使天下之水。祇歸一河。以入海也。又出水之後。更必調其飲食。經云。方飲無食。方食無飲。欲使飲食異居則水不從食。以至于脾土受濕之處也。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此症之難愈如此。余往時治此病。輕者多愈。重者必復腫。蓋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刺。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一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違法度。卽無愈理。可不慎哉。

出奇制病論

病有經有緯。有常有變。有純有雜。有正有反。有整有亂。并有從古醫書所無之病。歷來無治法者。而其病又實可愈。旣無陳法可守。是必熟尋內經難經等書。審其經絡藏府受病之處。及七情六氣相感之因。與夫內外分合氣血聚散之形。必有鑿鑿可徵者。而後立爲治法。或先或後。或併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取藥極當。立方極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機。不使杆格。如庖丁之解牛。雖筋骨關節之間。亦游刃有餘。然後天下之病。千緒萬端。而我之設法。

醫學淵源論 卷下  
亦千變萬化。全在平時于極難極險之處。參悟通澈。而後能臨事不眩。否則一遇疑難。卽束手無措。冒昧施治。動輒得咎。誤人不少矣。

治病緩急論

病有當急治者。有不當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內犯藏府。則元氣受傷。無以托疾于外。必乘其方起之時。邪入尚淺。與氣血不相亂。急驅而出之於外。則易而且速。若俟邪氣已深。與氣血相亂。然後施治。則元氣大傷。此當急治者也。若夫病機未定。無所歸着。急用峻攻。則邪氣益橫。如人之傷食。方在胃中。則必先用化食之藥。使其食漸消。由中焦而達下焦。變成渣穢。而出自然漸愈。若卽以硝黃峻藥下之。則食尚在上焦。即使隨藥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腸

胃中脂膜與之全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變此不當急治者也。以此類推。餘病可知。至于虛人與老少之疾。尤宜分別調護。使其元氣漸轉。則正復而邪退。醫者不明此理。而求速效。則補其所不當補。攻其所不當攻。所服之藥不驗。又轉求他法。無非誅伐無過。至當愈之時。其人已爲藥所傷。而不能與天地之生氣相應矣。故雖有良藥。用之非時。反能致害。緩急之理。可不講哉。

治病分合論

一病而當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脹滿。則或先治脹滿。或先治腹痛。卽脹滿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氣。或先治食。或先治氣。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積。或因寒。或先去積。或先散寒。種種不同。皆當視其輕重。而審察之。以此類推。則分治之法可知矣。有當合治者。如寒熱腹痛頭疼泄瀉厥冒胸滿。內外上下。無一不病。則當求其因何而起。先于諸症中擇最甚者爲主。而其餘症。每症加專治之藥。一二味以成方。則一劑而諸症皆備。以此類推。則合治之法可知矣。



藥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數藥以治之者。閱古聖人製方之法。自知有數病而一藥治之者。閱本草之主治。自知為醫者。無一病不窮究其因。無一方不洞悉其理。無一藥不精通其性。庶幾可以自信而不枉殺人矣。

發汗不用燥藥論

驅邪之法。惟發表攻裏二端而已。發表所以開其毛孔。令邪從汗出也。當用至輕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氣緩緩從皮毛透出。無犯中焦。無傷津液。仲景麻黃桂枝等湯是也。然猶恐其營中陰氣為風火所煽。而銷耗於內。不能滋潤和澤。以托邪於外。於是又啜薄粥以助胃氣。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湯之良法。凡發汗之方。皆可類推。汗之必資於津液。如此。後世不知。凡用發汗之方。每專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蒼朮豆蔻等溫燥之藥。即使其人津液不虧。內既

醫學淵源論  
卷一  
為風火所熬。又復為燥藥所燥。則汗從何生。汗不能生。則邪無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氣反為燥藥鼓動。益復橫肆。與正氣相亂。邪火四布。津液益傷。而舌焦唇乾。便閉目赤。種種火象自生。則身愈熱。神漸昏。惡症百出。若再發汗。則陽火盛。極動其真陰。腎水來救。元陽從之。大汗上洩。亡陽之危。症生矣。輕者亦成痼症。遂屬壞病難治。故用燥藥發汗而殺人者。不知凡幾也。此其端開於李東垣。其所著書立方。皆治濕邪之法。與傷寒襍感無涉。而後人宗其說。以治一切外感之症。其害至今益甚。况治濕邪之法。亦以淡

滲為主。如猪苓五苓之類。亦無以燥勝之者。蓋濕亦外感之邪。總宜驅之外出。而兼以燥濕之品。斷不可專用勝濕之藥。使之內攻。致邪與正爭。而傷元氣也。至於中寒之症。亦先以發表為主。無竟用熱藥以勝寒之理。必其寒氣乘虛陷入。而無出路。然后以薑附回其陽。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藥發襍感之汗。不但非古聖之法。并誤用東垣之法。醫道失傳。只此淺近之理。尚不知。何況深微者乎。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見。故醫者病者皆不敢輕投。至于汗多亡陽而死者十有二三。雖死而人不覺也。何則。凡人患風寒之疾。必相戒以爲寧暖無涼。病者亦重加覆護。醫者亦云服藥必須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爲當然也。秋冬之時。過暖尙無大害。至于盛夏初秋。天時暑燥。衛氣開而易洩。更加閉戶重衾。復投發散之劑。必至大汗不止而陽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時。必煩悶惡熱。及汗大出之後。衛氣盡洩。必陽

病不可輕汗論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見。故醫者病者皆不敢輕投。至于汗多亡陽而死者十有二三。雖死而人不覺也。何則。凡人患風寒之疾。必相戒以爲寧暖無涼。病者亦重加覆護。醫者亦云服藥必須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爲當然也。秋冬之時。過暖尙無大害。至于盛夏初秋。天時暑燥。衛氣開而易洩。更加閉戶重衾。復投發散之劑。必至大汗不止而陽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時。必煩悶惡熱。及汗大出之後。衛氣盡洩。必陽

醫學源流論  
衰而畏寒。始之暖覆。猶屬勉強。至此時。雖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爲矣。其死也。神氣甚清。亦無痛苦。病者醫者。及旁觀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顧。噩然而已。我見甚多。不可不察也。總之有病之人。不可過涼。亦不宜太暖。無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藥之時。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湯法云。服湯已。溫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于亡陽未劇。尤可挽回。傷寒論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脫盡。無可補救矣。又盛暑之時。病者或居樓上。或卧近竈。

之所。無病之人。一立其處。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時時出汗。卽不亡陽。亦必陰竭而死。雖無移徙之處。必擇一席稍涼之地而處之。否則神丹不救也。

凡人偶感風寒。頭痛發熱。咳嗽涕出。俗語謂之傷風。非傷寒論中所云之傷風。乃時行之雜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難治之疾。生死之所關也。蓋傷風之疾。由皮毛以入于肺。肺為嬌藏。寒熱皆所不宜。太寒則邪氣凝而不出。太熱則火燥金而動血。太潤則生痰飲。太燥則耗精液。太洩則汗出而陽虛。太澁則氣閉而邪結。并有視為微疾。不避風寒。不慎飲食。經年累月。病機日深。或成血症。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誤治之害。不可勝數。諺云

傷風難治論

凡人偶感風寒。頭痛發熱。咳嗽涕出。俗語謂之傷風。非傷寒論中所云之傷風。乃時行之雜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難治之疾。生死之所關也。蓋傷風之疾。由皮毛以入于肺。肺為嬌藏。寒熱皆所不宜。太寒則邪氣凝而不出。太熱則火燥金而動血。太潤則生痰飲。太燥則耗精液。太洩則汗出而陽虛。太澁則氣閉而邪結。并有視為微疾。不避風寒。不慎飲食。經年累月。病機日深。或成血症。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誤治之害。不可勝數。諺云

傷風不醒。變成勞至言也。然則治之何如。一驅風。蘇葉荆芥之類。二消痰。半夏象貝之類。三降氣。蘇子前胡之類。四和營衛。桂枝白芍之類。五潤津液。棗仁元參之類。六養血。當歸阿膠之類。七清火。黃芩山支之類。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類。八者隨其症之輕重而加減之。更加以避風寒。戒辛酸。則庶幾漸愈。否則必成大病。醫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乾姜之類。不效。卽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類。則必見血。既見血。隨用熟地麥冬以實其肺。卽成勞而死。四十年以來。我見以千計矣。傷哉。

攻補寒熱全用論

虛症宜補。實症宜瀉。盡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虛而症實。如弱體之人。冒風傷食之類。或人寔而症虛。如強壯之人。勞倦亡陽之類。或有人本不虛。而邪深難出。又有人已極虛。而外邪尙伏。種種不全。若純用補。則邪氣益固。純用攻。則正氣隨脫。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攻。補全用之法。疑之者曰。兩藥異性。一水全煎。使其相制。則攻者不攻。補者不補。不如勿服。若或兩藥不相制。分途而往。則或反補其所當攻。攻其所當補。則不惟無益。而反有害。是不可

不慮也。此正不然。蓋藥之性各盡其能。攻者必攻。強補者必補。弱猶掘坎於地。水從高處流下。必先盈坎而後進。必不反向高處流也。如大黃與人參全用。大黃自能逐去。堅積決不反傷正氣。人參自能充益正氣。決不反補邪氣。蓋古人製方之法。分經別藏。有神明之道焉。如瘧疾之小柴胡湯。瘧之寒熱往來。乃邪在少陽。木邪侮土。中宮無主。故寒熱無定。於是用柴胡以驅少陽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參以健中宮之氣。人參必不入肝胆。則少陽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氣自旺。三藥各歸本經也。如桂枝湯。桂枝走

衛。以祛風。白芍走營。以止汗。亦各歸本經也。以是而推。無不盡然。試以神農本草諸藥主治之說細求之。自無不得矣。凡寒熱兼用之法。亦全此義。故天下無難治之症。後世醫者不明此理。藥惟一途。若遇病情稍異。非顧此失彼。卽游移浮泛。無往而非棘手之病矣。但此必本於古人製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補寒熱。襍亂不倫。是又殺人之術也。

問。臨病人問所便論。病者之愛惡苦樂。即病情虛實寒熱之微。醫者望色切脉而知之。不如其自言之為尤真也。惟病者不能言之處。即言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則賴醫者推求其理耳。今乃病者所自知之病。明明為醫者言之。則醫者正可因其言而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乃不以病人自知之真。對症施治。反執己之偏見。強制病人。未有不誤入者。如傷寒論中云。能食者為中風。不能食者為中寒。則傷寒內中風之症。未嘗禁其食也。乃醫者見為傷寒之症。斷不許食。凡屬感症。

此處為一大型空白框，可能為原書中因故被遮蔽或遺失的內容。框內可見極淡的墨迹，但無法辨認。



皆不許其食。甚有病已半愈。胃虛求食而亦禁之。以至因  
餓而死者。又傷寒論云。欲飲水者。稍稍與之。蓋實火煩渴。  
得水則解。未嘗禁冷水也。乃醫家凡遇欲冷飲之人。一概  
禁止。并有伏暑之病。得西瓜而即愈者。病人哀求欲食。亦  
斷絕不與。至煩渴而死。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蓋病者之性  
情氣體。有能受溫熱者。有能受寒涼者。有不受補者。有不  
禁攻者。各有不全。乃必強而從我意見。况醫者之意見。亦  
各人不全。于是治病之法。無一中肯者矣。內經云。臨病人  
問所便。蓋病人之所便。即病情真實之所在。如身大熱而

反欲熱飲。則假熱而真寒也。身寒戰而反欲寒飲。是假寒  
而真熱也。以此類推。百不失一。而世之醫者。偏欲與病人  
相背。何也。惟病人有所嗜好。而與病相害者。則醫者宜開  
導之。如其人本喜酸。或得嗽症。則酸宜忌。如病人本喜酒。  
得濕病。則酒宜忌之類。此則不可縱欲。以益其疾。若與病  
症無碍。而病人之所喜。則從病人之便。即所以治其病也。  
此內經辨症之精義也。

凡病人或體虛而患實邪。或舊有他病。與新病相反。或一人兼患二病。其因又相反。或內外上下各有所病。醫者躊躇束手。不敢下藥。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古人用藥。惟病是求。藥所以制病。有一病則有一藥。以制之。其人

治病不必顧忌論

有是病。則其藥。當至于病所。而驅其邪。決不反。至無病之處。以為禍也。若留其病。不使去。雖強壯之人。遷延日久。亦必精神耗竭而死。此理甚易明也。如怯弱之人。本無攻伐之理。若或傷寒而邪入陽明。則仍用硝黃下藥。邪去而精

氣自復。如或懷妊之婦。忽患癥瘕。必用桃仁大黃。以下其  
癥。瘀去而胎自安。或老年及久病之人。或宜發散。或宜攻  
伐。皆不可因其血氣之衰。而兼用補益。如傷寒之後。食復  
女勞復。仲景皆治其食。清其火。並不因病後。而用溫補。惟  
視病之所在。而攻之。中病即止。不復有所顧慮。故天下無  
棘手之病。惟不能中病。或偏或誤。或太過。則不病之處。亦  
傷。而人危矣。俗所謂有病。病當之。此歷古相傳之法也。故  
醫者當疑難之際。多所顧忌。不敢對症用藥者。皆視病不  
明。辨症不的。審方不真。不知古聖之精義者也。

病深非淺藥能治論

天下有治法不誤。而始終無效者。此乃病氣深痼。非泛然  
之方藥所能愈也。凡病在皮毛管衛之間。即使病勢極重。  
而所感之位甚淺。邪氣易出。至于藏府筋骨之痼疾。如勞  
怯痞隔風痺痿厥之類。其感非一日。其邪在藏府筋骨。如  
油之入麵。與正氣相併。病家不知。屢易醫家。醫者見其不  
效。雜藥亂投。病日深。而元氣日敗。遂至不救。不知此病非  
一二尋常之方所能愈也。今之集方書者。如風痺大症之  
類。前錄古方數首。後附以通治之方數首。如此而已。此等

醫學源流論 卷一  
治法。豈有愈期。必當徧考此病之種類。與夫致病之根源。及變遷之情狀。并詢其歷來服藥之誤否。然後廣求古今以來治此症之方。選擇其內外種種治法。次第施之。又時時消息其效否。而神明變通之。則痼疾或有可愈之理。若徒執數首通治之方。屢試不効。其計遂窮。未有不誤者也。故治大症。必學問深博。心思精敏。又專心久治。乃能奏效。世又有極重極久之病。諸藥罔效。忽服極輕淡之方而愈。此乃其病本有專治之方。從前皆係誤治。忽遇對症之藥。自然應手而痊也。

愈病有日期論

治病之法。自當欲其速愈。世之論者。皆以爲治早而藥中。病則愈速。治緩而藥不中。病則愈遲。此常理也。然亦有不。論治之遲早而愈期有一定者。內經藏氣法時論云。夫邪氣之客于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其他言病愈之期不一。傷寒論云。發于陽者七日愈。發于陰者六日愈。又云。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皆宜靜養調攝以待之。不可亂投藥石。若以其不愈。或多方以取效。或更用重劑以。

醫學源流論  
卷一  
五  
希功。即使不誤。藥力勝而元氣反傷。更或有不對症之藥。不惟無益。反有大害。此所宜知也。况本原之病。必待其精神漸復。精神豈有驟長之理。至于外科。則起發成膿。生肌收口。亦如痘症。有一定之日期。治之而誤。固有遷延生變者。若欲強之有速效。則如握苗助長。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乃病家醫家皆不知之。醫者投藥不效。自疑爲未當。又以別方試之。不知前方實無所害。特時未至耳。乃反誤試諸藥。愈換而病愈重。病家以醫者久而不效。更換他醫。他醫徧閱前方。知其不效。亦復更換他藥。愈治愈遠。由是斷斷

不死之病。亦不救矣。此皆由不知病愈有日期之故也。夫病家不足責。爲醫者豈可不知。而輕以入嘗試乎。若醫者審知之。而病家必責我以近效。則當明告之。故決定所愈之期。倘或不信。必欲醫者另立良方。則以和平輕淡之藥。姑以應病者之求。待其自愈。如更不信。則力辭之。斷不可徇人情。而至于誤人。如此則病家一時或反怨謗。以後其言果驗。則亦知我識高而品崇矣。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爭而無從考其信否者。則是非難定。若夫醫。則有效驗之可徵。知之最易。而為醫者。自審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擇醫者。與為醫者。皆憤憤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藥。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內經云。一劑知。二劑已。又云。覆杯而卧。傷寒論云。一服愈者。不必盡劑。可見古人審病精。而用藥當。未有一二劑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醫案。指為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藥。專治某症。其論說本之何書。服此藥後。于何時減去。所患之

治人必考其驗否論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爭而無從考其信否者。則是非難定。若夫醫。則有效驗之可徵。知之最易。而為醫者。自審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擇醫者。與為醫者。皆憤憤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藥。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內經云。一劑知。二劑已。又云。覆杯而卧。傷寒論云。一服愈者。不必盡劑。可見古人審病精。而用藥當。未有一二劑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醫案。指為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藥。專治某症。其論說本之何書。服此藥後。于何時減去。所患之

醫學源流論 卷下  
何症倘或不驗。必求所以不驗之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應。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則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懲焉。更復博考醫書。期于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祇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醫案。明著其說。然後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過必知。加以潛心好學。其道日進矣。今之醫者。事事反此。惟記方數首。擇時尙之藥數種。不論何病何症。總以此塞責。偶爾得效。自以爲功。其或無效。或至于死。亦諉于病勢之常。病家亦相循

爲固然。全不一怪。間有病家于未服藥之前。問醫者服此藥之後。效驗若何。醫者荅云。且看服後何如。豈有預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爲失言。何其愚也。若醫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長醫。病家以此法考醫者。必不爲庸醫之所誤。兩有所益也。

病之始生。淺則易治。久而深入。則難治。內經云。聖人不治  
 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藥之。譬猶渴而穿井。闖而鑄兵。  
 不亦晚乎。傷寒論序云。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  
 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  
 藏。則難可制。昔扁鵲見齊桓公。云病在腠理。三見之後。則  
 已入藏。不可治療。而逃矣。歷聖相傳。如同一轍。蓋病之始  
 入。風寒既淺。氣血藏府未傷。自然治之。甚易。至于邪氣深  
 入。則邪氣與正氣相亂。欲攻邪。則碍正。欲扶正。則助邪。即

防微論

病之始生。淺則易治。久而深入。則難治。內經云。聖人不治  
 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藥之。譬猶渴而穿井。闖而鑄兵。  
 不亦晚乎。傷寒論序云。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  
 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  
 藏。則難可制。昔扁鵲見齊桓公。云病在腠理。三見之後。則  
 已入藏。不可治療。而逃矣。歷聖相傳。如同一轍。蓋病之始  
 入。風寒既淺。氣血藏府未傷。自然治之。甚易。至于邪氣深  
 入。則邪氣與正氣相亂。欲攻邪。則碍正。欲扶正。則助邪。即



使邪漸去而正氣已不支矣。若夫得病之後，更或勞動感風傷氣傷食，謂之病後加病，尤極危殆。所以人之患病，在客館道途得者，往往難治，非所得之病獨重也。乃既病之後，不能如在家之安適，而及早治之，又復勞動感冒，致病深入而難治也。故凡人少有不適，必當即時調治，斷不可忽為小病，以致漸深，更不可勉強支持，使病更增，以貽無窮之害。此則凡人所當深省，而醫者亦必詢明其得病之故，更加意體察也。

### 知病必先知症論

凡一病必有數症，有病同症異者，有症同病異者，有症與病相因者，有症與病不相因者。蓋合之則曰病，分之則曰症。古方以一藥治一症，合數症而成病，即合數藥而成方。其中亦有以一藥治幾症者，有合幾藥而治一症者。又有同此一症，因不同用藥亦異，變化無窮。其淺近易知者，如吐逆用黃連半夏，不寐用棗仁茯神之類，人皆知之。至于零雜之症，如內經所載喘、惋、噫、語、吞、欠、噦、嘔、笑、泣、目瞋、噎、乾、心懸、善恐、涎下、涕出、齧唇、齧舌、善妄、善怒、喜握、多夢、嘔

酸、魄、汗等症。不可勝計。或由司天運氣。或由藏府生尅。或由邪氣傳變。內經言之最詳。後之醫者。病之總名。亦不能知。安能于一病之中。辨明衆症之源流。即使病者身受其苦。倘細言之。而彼實茫然不知。古人以何藥爲治。仍以泛常不切之品。應命。并有用相反之藥。以益其疾者。此病者之所以無門可告也。學醫者當熟讀內經。每症究其緣由。詳其情狀。辨其異同。審其真僞。然後徧考方書本草。詳求古人治法。一遇其症。應手輒愈。不知者以爲神奇。其實古聖皆有成法也。

### 補藥可通融論

古人病愈之後。卽令食五穀以養之。則元氣自復。無所謂補藥也。黃農仲景之書。豈有補益之方哉。間有別載他書者。皆托名也。自唐千金翼等方出。始以養性補益等。各立一門。遂開後世補養服食之法。以後醫家。凡屬體虛病後之人。必立補方。以爲調理善後之計。若富貴之人。則必常服補藥。以供勞心縱欲之資。而醫家必百計取媚。以順其意。其藥專取貴重辛熱爲主。無非參朮地黃桂附鹿茸之類。托名秘方。異傳其氣體合宜者。一時取效。久之必得風

痺陰涸等疾。隱受其害。雖死不悔。此等害人之說。固不足論。至體虛病後補藥之方。自當因入而施。視藏府之所偏。而損益之。其藥亦不外陰陽氣血。擇和平之藥數十種。相爲出入。不必如治病之法。一味不可移易也。故立方只問其陰陽藏府。何者專重而已。况膏丸合就。必經月經時而後服完。若必每日視脉察色。而後服藥。則必須一日換一丸方矣。故凡服補藥。皆可通融者也。其有神其說。過爲艱難。慎重。取貴僻之藥。以爲可以却病長生者。非其人本愚昧。卽欲以之欺人耳。

輕藥愈病論

古諺有不服藥爲中醫之說。自宋以前已有之。蓋因醫道失傳。治人多誤。病者又不能辨醫之高下。故不服藥雖不能愈病。亦不至爲藥所殺。况病苟非死症。外感漸退。內傷漸復。亦能自愈。故云中醫此過于小心之法也。而我以爲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難愈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其自愈之疾。誠不必服藥。若難愈及不愈之疾。固當服藥。乃不能知醫之高下。藥之當否。不敢以身嘗試。則莫若擇平易輕淺有益無損之方。以備酌用。小誤亦無害。

對病有奇功。此則不止于中醫矣。如偶感風寒。則用葱白蘇葉湯取微汗。偶傷飲食。則用山查麥芽等湯消食。偶感暑氣。則用六一散廣藿湯清暑。偶傷風熱。則用燈心竹葉湯清火。偶患腹瀉。則用陳茶佛手湯和腸胃。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即使少誤。必無大害。又有其藥似平常。而竟有大誤者。不可不知。如腹痛嘔逆之症。寒亦有之。熱亦有之。暑氣觸穢亦有之。或見此症而飲以生姜湯。如果屬寒。不散寒。而用生姜熱性之藥。與寒氣相間。已非正治。然猶有得效之理。其餘三症。飲之必危。曾見有人中暑而服濃姜湯。

一碗覆杯卽死。若服紫蘇湯。寒卽立散。暑熱亦無害。蓋紫蘇性發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故雖極淺之藥。而亦有深義存焉。此又所宜慎也。凡人偶有小疾。能擇藥性之最輕淡者。隨症飲之。則服藥而無服藥之誤。不服藥而有服藥之功。亦養生者所當深考也。

此處為書中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識。可見其為多欄式排版的正文。

腹內癭論

古之醫者無分內外。又學有根柢，故能無病不識。後世內外科既分，則顯然為內症者，內科治之；顯然為外症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內外未顯然者，則各執一說，各擬一方。歷試諸藥，皆無效驗。輕者變重，重者即殞矣。此等症，不特外科當知之，即內科亦不可不辨明真確，知非已責，即勿施治。毋至臨危束手而後委他人也。腹內之癭，有數症。有肺癭，有肝癭，有胃脘癭，有小腸癭，有大腸癭，有膀胱癭。惟肺癭咳嗽，腥痰，人猶易辨。餘者或以為痞結，或以為

醫學源流論 卷下  
瘀血。或以爲寒痰。或以爲食積。醫藥雜投。及至成膿。治已無及。并有不及成膿而死者。病者醫者。始終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辨明痞結瘀血寒痰食積之狀。凡痞結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漸而成。寒痰則痛止無定。又必另現痰症。食積則必有受傷之日。且三五日後。大便通。卽散。惟外症則痛有常所。而遷延益甚。金匱云。諸脉浮數。應當發熱。而反淅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瘰。以手按腫上。熱者有膿。不熱者無膿。此數句。乃內瘰真諦也。又云。腸瘰之爲病。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是也。

若肝瘰則脇內隱隱痛。日久亦吐膿血。小腸瘰與大腸相似。而位畧高。膀胱瘰則痛在少腹之下。近毛際。着皮卽痛。小便亦艱而痛。胃脘瘰則有虛實二種。其實者易消。若成膿。必大吐膿血。而愈。惟虛症則多不治。先胃中痛脹。久而心下漸高。其堅如石。或有寒熱。飲食不進。按之尤痛。形體枯瘦。此乃思慮傷脾之症。不待瘰成。卽死。故凡腹中有一定痛處。惡寒倦臥。不能食者。皆當審察。防成內瘰。甚母因循。求治于不明之人。以至久而膿潰。自傷其生也。

圍藥論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而外治之中尤重圍藥。凡毒之所最忌者散大而頂不高。蓋人之一身豈能無七情六慾之伏火。風寒暑濕之留邪。食飲痰涎之積毒。身無所病皆散處退藏。氣血一聚而成癰腫。則諸邪四面皆會。惟圍藥能截之。使不併合。則周身之火毒不至矣。其已聚之毒不能透。出皮膚。勢必四布。為害惟圍藥能束之。使不散漫。則氣聚而外洩矣。如此則形小頂高。易膿易潰矣。故外治中之圍藥較之他藥為特重。不但初起為然。即成膿收口。始終賴

之一日不可缺。若世醫之圍藥。不過三黃散之類。每試不效。所以皆云圍藥無用。如有既破之後。而仍用圍藥者。則羣然笑之。故極輕之毒。往往至于散。越而不可收拾者。皆不用圍藥之故也。至于圍藥之方。亦甚廣博。大段以消痰。拔毒束肌。收火為主。而寒熱攻提。和平猛厲。則當隨症去取。世人不深求至理。而反輕議圍之非。安望其術之能工也。

圍藥論



